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苏轼诗词文选评



朱刚 王水照

上海古籍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苏轼诗词文选评

王水照 朱刚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诗词文选评 / 王水照, 朱刚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4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ISBN 978-7-5325-9187-9

I. ①苏… II. ①王… ②朱… III. ①苏轼(1036-1101)—诗词研究②苏轼(1036-1101)—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0263 号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苏轼诗词文选评

王水照 朱 刚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插页 3 字数 150,000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9187-9

I·3370 定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多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二十世纪,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接受习惯,因此二十一世纪初,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凝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点。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或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内容并作诠释，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

该套丛书问世以来，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为了延伸其影响，本社于2011年特在其中选取十五种，

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重新排版装帧,名之为“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以飨读者。出版之后,广受读者的好评,并于2015年被评为“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受此鼓舞,本社续从其中选取若干种予以改版推出,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多种获得2016年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希望改版后的这套书能继续为广大读者喜欢,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6月

目 录

- 001 / **出版说明**
- 001 / **导言**
- 007 / **一、苏贤良的雪泥鸿爪(1037—1068)**
- 白帝庙 / 015
- 策略一 / 020
- 贾谊论 / 027
-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 035
- 和子由澠池怀旧 / 038

王维吴道子画 / 041

045 / **二、变法风潮中的京师内外(1069—1071)**

石苍舒醉墨堂 / 055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 058

上神宗皇帝书(节录) / 061

颍州初别子由二首(选一) / 069

龟山 / 072

075 / **三、从二千石到阶下囚(1072—1079)**

戏子由 / 084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选一) / 090

送杭州进士诗叙 / 091

赠孙莘老七绝(选一) / 096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 098

山村五绝 / 101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 106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 108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 111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 114

百步洪二首(选一) / 117

日喻 / 122

文与可画筍筍谷偃竹记 / 130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
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
以遗子由二首(选一) / 138

142 /

四、黄州的东坡居士(1080—1084)

初到黄州 / 149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
不知贵也 / 152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156

念奴娇(大江东去) / 158

方山子传 / 163

东坡八首(选二) / 168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
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 17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 175

前赤壁赋 / 178

后赤壁赋 / 189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 194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 198

记承天寺夜游 / 201

书临皋亭 / 202

满庭芳(归去来兮) / 205

211 /

五、从江湖到玉堂(1084—1088)

赠东林总长老 / 222

次荆公韵四绝(选一) / 225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选二) / 228

书吴道子画后 / 231

惠崇春江晓景二首(选一) / 234

答张文潜县丞书 / 235

如梦令二首(为向东坡传语)(手种堂前桃李) / 241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 242

246 /

六、还来一醉西湖雨(1089—1093)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 250

六一泉铭并叙 / 252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 256

潮州韩文公庙碑 / 260

东府雨中别子由 / 270

273 /

七、流放到海角天涯(1094—1099)

南康望湖亭 / 284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 286

记游松风亭 / 288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 291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 / 295

纵笔 / 297

和陶止酒 / 300

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

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 304

试笔自书 / 308

书上元夜游 / 310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

(选二) / 314

千秋岁(岛边天外) / 316

纵笔三首 / 320

323 / 八、走向生命的完成(1100—1101)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选一) / 331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 332

书合浦舟行 / 335

答谢民师书 / 337

答径山琳长老 / 345

导 言

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

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

——《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之一

一位画家朋友请苏轼为他的画雁题诗，苏轼起笔便写下了以上的四句。意谓：鸟类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旦有人出现，就会有所警觉，随时准备飞走，那么，其无所担忧、自由自在的真实姿态，只在无人的场合才会展现；另一方面，画家要画出这自由自在的真态，却必然要去观察，而一旦有画家在场，雁鸟的真态便不会展现。画家应如何去观察，才能得到雁鸟的真态呢？

这真是一个艺术的悖论：艺术家追求着真实和自由，希望能够表现这真实和自由，然而，正是艺术家作为

一个人的存在,妨碍了真实和自由的展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一切自然物都产生贪饕之心,从而使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被割裂,自然的真态被自己障蔽起来,无法看到。那力图掀开这层障蔽的人,是否都知道障蔽正是来自他自己呢?

如此说来,人竟是一种无用且有害的东西。为我们所赞叹的自然之美,是自然的“无人态”,即不受人干扰的自然的本态,人的出场在这里岂止是破坏而已?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失败,使人成为一种本不该有的东西,则人生的意义又该从何处去追寻呢?

其实,比起和自然的相处来,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似乎更为失败。现代人经常慨叹“人心不古”,可能以为古人的情形要好一些,但生活在宋代的苏轼就曾如此慨叹处世的艰难:“我少即多难,遭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次前韵寄子由》)因为处世的艰难,竟觉得不足百年的生命是一种延续着的煎熬,犹如用力拉开一张强弓,一点一点地拉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吃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样的慨叹出现在以豁达乐观著

名的苏轼笔下,令人感觉活着好像真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那还谈得上人生意义的追求吗?

然而,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创造他的作品,其创造的生命历程经常被我们形容为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苏轼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他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还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那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之中,而回首一笑,渺然如梦的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究竟他如何解开由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人”的悖论呢?相比于概括其创作经验,揭示其艺术特征,确定其历史地位等等“文学史”的标准课题来,走进他的人生,走进他的世界,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如果可以从而领略到他追寻一生的结果,那会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吧。

如果你听惯了“乱世出诗人”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论调,则面对苏轼不免会无话可说,因为苏轼生活的时代不但不属山河破碎的乱世,而且正是太平富裕的北宋盛世;如果你以为古代作家的创作动力一定是封建社会士人的怀才不遇,那在苏轼身上也显然错

了，科举入仕的一帆风顺，兄弟同朝的意气飞扬，皇帝、宰相、老师的赏识，朋友、学生、子弟的仰慕，金殿议政，北门拟诏，旧时代文人的梦想不过如此而已。拥有了这一切的苏轼，即便也有赤壁矶头的贬居，沧海鲸波的放逐，亦是宦场沉浮的常情，不能一概地说“不遇”了。平心而论，盛世何负于诗人？完备的教育体系、优越的读书环境、拥有书籍购买力的读者，以及稳定的创作交流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对乱世文人而言都只是遥远的梦想，而社会整体在安定发展的态势下所呈现的丰厚的文化积累，无疑是那种登峰造极的艺术所必要的依托。如果说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杜甫的诗歌，那么没有“开天盛世”也同样不会有杜甫的诗歌。对于苏轼来说，北宋百年太平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士大夫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使他的艺术之旅在出发的时候便拥有了很高的起点。而与那些真正怀才不遇、终生潦倒的文人相比，曾经进入权力中枢而且一生都卷在党争漩涡之中的苏轼，当然更了解政治。集权社会造成了文艺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造成了人们了解政治事件的权力

不平等,苏轼笔下描绘的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对一般人来说大多是高层的“秘闻”,他们既没有了解真相的权力,当然就不可能加以真实地刻画,而这类题材在中国文学中的分量之重轻,可谓尽人皆知,毋庸多论。

所以,并不是只有乱世或者怀才不遇才能造就大作家。因为山河未尝破碎,身世也会有沉浮;仕途有顺有逆,敢于追求真实的人不会停止他的思考。一位哲人说过,人是一支会思考的芦笛。人生遭遇的处境,大多不是本人能够决定或改变的,但是否认真去感受,去思考,却决定他是否迷失,而只有不迷失于外界的人,才能寻找到内在的永恒。“我思故我在”,思考才是真正的生存。苏轼有时感叹:“人生识字忧患始。”所谓的“识字”,实际上是指学会了思考,而感受到“忧患”,正是因为清醒。他也曾在《洗儿》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愤激的话表达了清醒者的痛苦,但毫不夸张地说,清醒者的痛苦,才是艺术之根。

太平的时代也并不十分宁静,与其他时代一样,苏